

心鬼

九五：到家裡吃飯

走出戲院，街上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。

「到什麼地方吃飯呢？」柯漣問。他的肚子也餓了。

「唔——就這一間吧！」薛雲英隨手指指前面。

的「哦」！薛家驊：「這裏的錢不能夠！」

「哦」！薛家驊發覺了。

「是出了名，錢鋒雲的海賊，錢鋒雲家啊！」

問了出來，錢鋒雲的東西太貴，不曉得。我與你開玩笑笑臉啊！薛家驊笑着搖地笑起來。咱們今晚一家館子，也不必要上座。

「那裏，我肚子餓家嗎？」薛家驊莫名其妙。

「其實，我肚子已多買菜了。」咱們回家去抄飯。

「七點鐘了。」這還說呢，試試我做的好吧？」

「很快的，小帥就有飯吃。」而且，我一生已經把酒先養好了。」薛家驊笑。

「那好吧？」

阿清看她們興致勃勃的樣子，也只好推却了。

到了薛家驊家，整整晚飯竟忽然一個人也沒有。

「其他的人，都跑到哪裏去了？」阿清問。

他問道，薛家驊是租一個房間住住的，肯定有和他同屋的人。

「這裏就只有包租婆一家和我。我們全家到門去了，明天才回來。」

她隨手把衣箱，然後就進廚房去。

你隨便坐坐，看看電視吧。」一會兒，她又又廚房洗出來說來：

「唔！」阿清點頭。

他並沒有開電視，而只是在客廳的沙袋上坐着，環視着牆上的陳設。

[illegible]

對他說道：

「你不是在辦公處當當然要請假，我說你又不快不會喜歡你在辦公室裏。」

第二次

在港「肉浴」給惹了。粗獷是她

的土，與安穩一落千丈。他

指天宣誓。

十二點十分，劉連蒂帶我嘉喜堂路上，讓他送返，她發覺，嘉喜堂不可靠，但有什麼辦法呢？五夜後早晨，劉連蒂接到黃震中的「我昨天回來，今夜我們在一起吃防碍小姐的歌吧。」如何會呢？」劉連蒂問起。

(一)

「不愛裝小姐，他即
汽車上，她不要活
汽床，她感到張
何？早些吃飯，不
就怎樣辦？」
看到他想搖手
轉身，他就選擇
扭身，他還嫌
就進。這些新
，正是求知的年齡，故此出
四，就想知道，跳舞也不
時說玩笑，學識跳舞的小
人足跳了兩三小
玉蓮還有點戀戀不舍回
回家，而是把她帶到一個
什麼地方，就走了進去，直來到
玉蓮連：「有點害怕，……」
「玉蓮，我愛你呀，
接著，我就擁抱她，輕輕地吻
「不，不要這樣，別入

日與會。王蓮生則動
的心情，先向別人賠
權謝了起來。

玉蓮隨即第一次跳舞，
非常簡單，她展示了一

富家

[illegible]

「一二三：父母女在車上」

在家裡獻歌很久的人，只要有點活動，就表現得十分興奮。當時，我騎著三輪車，過獅子山道，往跑馬地，駛行在五台山上，任大光和其他手指拍點點，說說說那，那大光又是什麼還成？」

特別提議說：「不再有什麼驚心動火，在跑馬地身邊，燒一團動火，一面低聲說：

「多謝你我家！多謝你的提議！」

火說：「難得和師父師母到小過走過，大光聽見，他會說說：『我係因沙田銀銀羅，就日望你多金火。』」

我喜歡你的豐滿

海島海上日出 辛海

而我和你媽你，我愛你媽你，「爸媽」們心內的好女，是這心內心，「親女」自，整個家由中

琦姐忽然說，很了不起，求錢財物質，求你的神欠欠，任大光說：「這這個，你已第今年國中上

[illegible]

他們到一家上海小
店。當們走到一

開心

仍然在睡夢中。夫
「那時候，真令我大失所
實，我實在不是個大男人，
莊實太多了，雄赳赳，氣
和別的男人比，雄赳赳，
了。她這，其實自己愛得
器了一些。」

啟明，相愛實在太速了。
正是如此。今日，何當
然而，當日的黃正廷，也
的理由。

五一·帶走的

「我看你不行！」玉蓮
向屋外。玉蓮奔進了幾
下山而去。

弟弟也夠機靈的，他情
下了山，將女姐在國
個油脂膏，年離去，連代
告，告訴家人。

趙維把玉蓮帶進一間

[illegible]

「黃牛」已歸價，更比金大版
「青」，沒有黑市的電影票，「香港
一」。香港真係頂認真，聽說近二
多半沒出過這種事！」
愛蓮忙說：「我是香港出生的，
小夜解嘲道，女
理學來說，女
開始是「個完
科學的。」
有為人的父母
全的人。」

正統統的性才生了兒女後，才女性！這是合於當然，這是一個人只才開始是一個完

三五五：出奇制勝

阿威曰：「你是冷嘲熱諷，師姐哥們圍擊，這太不省胸，威哥，我會打電腦，你同電腦鬥，士告假，你走喇！」

阿威又曰：「真係不必然，你走喇，你走喇？」

師姐吞不耐煩，曰：「你走喇，你係不得馬路，我不招呼你，我不招呼你，阿威曰：「咁好呀，我會，有乜事先打個電話給我，來陪你。」

阿威走後不久，師姐哥們話返公司，廖華曰：「已經返到，返到向佢告假。」

廖華曰：「咁，你要師醫

得囉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已自己食了藥，調養再算。」

講完收線，隔一分鐘，師姐容出門人，戴了的手，眼睜睜，指定人，路上，事實，眼睜睜，現代亞當亞夏。

不久，返到第二號差步，阿七將計露出，準備師手按梁哥，軟腰來，可以迫迫他交出鑽石，又可以玩死廖摩。

師姐曰：「你的確好不錯，而且時機亦已成熟。不過，七哥，你易容之後，恐怕廖摩，」

阿七曰：「鉤條子細雲，客家周曰，不失為兩？」

後關謂，出

於是馬上立即差發仔

阿七準備

不久，陪同

那人後衣抓去！

說得你得意，即使亦可憐。露出你笑矣！我現有足好喇，價到最平，你認點呢同客，你認點呢捉來哥之計圖，足去榮哥寓所食，登門拜訪中告，知榮哥足實所。

晏不如一鴛，黃正從來就恨當年，婚後不久，黃正什麼生氣，回家後大發了一場衣服，回到家裏那天，黃正延請到莊家去，証實文在父母相繼下，最後一家在公司受了氣，然後你說買起來了。」回公司辦總。」

「公司受氣，人人都會有經驗嘛。我說，你是真

城市之光
懷舊
國賊，你們快

[illegible]

正統統的性才生了兒女後，才女性！這是合於當然，這是一個人只才開始是一個完

三五五：出奇制勝

阿威曰：「你是冷嘲熱諷，師姐哥們圍擊，這太不省胸，威哥，我會打電腦，你同電腦鬥，士告假，你走喇！」

阿威又曰：「真係不必然，你走喇，你走喇？」

師姐吞不耐煩，曰：「你走喇，你係不得馬路，我不招呼你，我不招呼你，阿威曰：「咁好呀，我會，有乜事先打個電話給我，來陪你。」

阿威走後不久，師姐哥們話返公司，廖華曰：「已經返到，返到向佢告假。」

廖華曰：「咁，你要師醫

得囉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已自己食了藥，調養再算。」

講完收線，隔一分鐘，師姐容出門人，戴了的手，眼睜睜，指定人，路上，事實，眼睜睜，現代亞當亞夏。

不久，返到第二號差步，阿七將計露出，準備師手按梁哥，軟腰來，可以迫迫他交出鑽石，又可以玩死廖摩。

師姐曰：「你的確好不錯，而且時機亦已成熟。不過，七哥，你易容之後，恐怕廖摩，」

阿七曰：「鉤條子細雲，客家周曰，不失為兩？」

後關謂，出

於是馬上立即差發仔

阿七準備

不久，陪同

那人被衣狐去！

認得你姊，即使亦可說出你來矣！我現有足好喇，價到最平，你認點呢同客，上府官堂捉拿奸之計圖，正去梁署寓所查訊，登門拜訪中告，知梁哥足實所。

豈不如一鴛，黃正從來就恨當年，婚後不久，黃正什麼病氣，回家後發了一場衣服，到祖家第天，黃正延請莊家去註黃文在父母相繼下，最後「人家在公司受了氣」回你說說起來了。」回到公司受氣，人人都會辦。」「公司受氣，人人都會發脾氣。我說，你是真

城市之光
國賊，你們快

懷舊

大發

莊實文一閉了門，都看到區啟明的大男人主義了。她想：「真是一半點大男人主義！」

「知在公司遇到。莊實文一怒。」

請莊實文回家。適齊正廷回家。股神氣而已，止莊爲自己作。有因我回來向你。」莊實文

蘇東坡談練字秘

禿筆如實

照廳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陳萬里暗道：「抓到你這小賊，不怕抓不到大的！」心念未了，忽下飛簷，幾個起已追近那來地自屋頂上躍下，伸手向



呢！說
手！
陳萬
孟鵬
也石
英一步
英，站住
齊英來
身後一個
向他驚恐
連聲呼救
向陳萬里
不迭口
人，只顧
先下手為
說什麼？我如

[illegible]

聚京小觀政聲華演「愛情結晶」之探片的黑市票，碎之爲「自一六六年黃牛票開團以後，三十年初衣有黃牛票如此猖狂，而警役竟見一紙戲院黃牛票，先

十八歲才離開，台北的西湖町公團買票，中學生，這是補一散席之時，

不知道有這回事，大抵鬧中心區，藏着的剃髮的女家用的確，象徵提及，歸去美。

九八八：信看

▲懷然

印曉梓

十二：大

陳萬里手腕一翻，以刀背敲開板棧，但那姓敵的已經這個機會飛身射向一層廬子！「嘩

前夕

怒，見一個人在街上狼狽而逃而姓歐的已失去踪影！

那人忽然轉身光一及，失聲道：「是你？」原來那「是的……」

然地道：「老弟，我正

陳萬里目
齊炎，怒地
然是齊炎！
神態不大自
爲何要抓我
一位老朋友
水

五藝
之花

通天曉先生：
福建泉州會
期間，小妹曾
木偶頭有書畫
爲此，我較深
泉州木偶頭